

勸君莫作等閒看

管中閔

（原載 2005 年 10 月 27 日中國時報，「名家專論」專欄）

如果你有機會在國內影響力最大的報紙上發表自己的看法，主題不限，每週一次，連續三個月，你會想寫些什麼？這是中國時報為「名家專論」約稿時我問自己的話。由於工作的關係，經濟與高等教育是個人接觸最多的領域，因此對台灣十年來在這兩方面的停滯不前感受特別深，其中一些想法就是三個月來寫作的主要基礎。

教育是國家的根本，而高等教育更是國家發展的「領先指標」。台灣近年因廣設大學之故，造成教育資源稀釋，而使大學苦不堪言。加上許多大學有發展目標不清，制度不良的問題，不僅無力健全發展，甚至校中行政主管的產生都常常引發爭議。當世界各地的大學都在求新求變，力爭上游之際，台灣的大學卻停在過往的制度與心態下，劃地自限，而不能與時俱進。這些情況當然使人倍感憂心。

經濟發展原是台灣最自傲的成就之一。然而隨著國際經濟情勢的變化，國內產業結構轉變，台灣經濟竟陷入不知何去何從的困境。年來我們看到更多經濟警訊：出口不振，海空客貨運輸衰退，乃至出超遽降。這些已非短期現象；我們因此看到高雄港出現沒落的景象，中正機場似亦將步上高雄港的後塵。而台幣的持續貶值更是對現在經濟基本面所下的最好註腳。

在此同時，整個政府卻始終不願正視國際大環境的改變，也缺乏整體宏觀的經濟戰略。政府一方面不願務實面對與中國大陸之間的經貿關係，反而只知道層層設限，另一方面則無心又無力對外突破，無法加入東南亞國協與其他國家的自由貿易圈。這些情況使台灣日趨封閉與鎖國，而台灣過去辛苦締造的經濟版圖於是不斷流失，國際經濟體系也繼續毫不留情的將台灣推擠到越來越邊緣的位置。

政府對外雖無所作爲，對內可是大顯身手。面對台灣經濟的困境，政府始終不願站在長遠角度上進行經濟體質的改善；零四年前是透過大幅增加公共支出，勉強製造經濟與就業的短期榮景，零四年後則是執意推動意義不明的二次金改。二次金改僅因陳水扁總統的個人意志，以及虛無飄渺的「提升競爭力」一詞，就可以不遵守市場規律，盲動躁進，以行政方式影響金融市場的重組與分配。這是從交通銀行到兆豐金控的乾坤大挪移的「全國擴大版」，其結果將是以千萬民眾多年之血汗，填少數人之溝壑。政策誤國，於今爲烈。

在經濟與高等教育的問題上，癥結就是不能正確認識時代與環境的改變，也不會認清不進步即是退步這個事實。台灣的問題當然不止這兩項，許多其他問題也大體類此。這幾年來，當別人積極向外發展，我們耽於內鬥；當別人全力經營國家的未來，我們許多人卻只在意個人現在的權位。台灣曾經有過美好的過去，台灣也已在執政者的短視與躊躇滿志中蹉跎了許多時光。我們不知道台灣還有多少基業和多久時間可供揮霍，但我仍然相信，台灣不會註定沈淪；當多數人不再被愚弄，不願以「天下奉一人」，我們仍有機會創造不一樣的未來。

三月約期已屆，此次篇幅亦將盡，且錄合肥李文忠公的四句詩作爲結語：

秋風寶劍孤臣淚，落日旌旗大將壇。

海外塵氛猶未息，勸君莫作等閒看。